

杨凝式事迹再探

A Reappraisal of the Life of Yang Ningshi (873-954)

王苗

Wang Miao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6 Vol.16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六年 总第十六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杨凝式事迹再探

A Reappraisal of the Life of Yang Ningshi (873-954)

王苗

Wang Miao

内容提要:

以往学界多从书法史的角度对杨凝式的生平及作品特点进行探讨，普遍认为他为了躲避五代乱世，有装疯佯狂之举。本文通过考索认为，杨凝式生平经历中劝谏其父保持气节等记载，极有可能是宋人在正统观念下构建起来的。杨凝式表现出来的疯癫行为当为所患“心疾”（精神方面疾病）的表现，非佯狂之举。

关键词:

五代 杨凝式 谏父 心疾

ABSTRACT:

Traditional scholarly literature usually approaches the life and work of Yang Ningsh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It is a general consensus that he feigned mental illness for the purpose of self-protection in the tumultuous years of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907-960).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tory recorded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about Yang Ningshi trying to persuade his father Yang She, then one of the chancellors at the Tang (618-907) court, to refuse the task of delivering the imperial seal to the new ruler in order to show loyalty to the Tang court, could probably be Song-dynasty scholarly constructions to suit the orthodox ideology. His condition could be signs of the "disease of the heart" (meaning mental disease), instead of feigned insanity.

KEYWORDS:

Five Dynasties, Yang Ningshi, admonishing the father, mental disease

杨凝式为唐末宰相杨涉之子，五代闻人。唐昭宗时进士及第，仕于五代。长于书法，是书法史上重要人物。以往学界特别是研究书法的学者，多从书法史角度对其生平及作品特点进行探讨，普遍认为他为了躲避五代乱世，有装疯佯狂之举¹。唯日本学者石田肇指出“杨凝式佯狂是患心疾后自由奔放的举动”²。这些研究使得杨凝式佯狂、疯癫又长于书法的形象深入人心，同时又使得他在唐末哀帝时建议其父辞任押宝使的高洁形象得以传布。然而关于杨凝式本人的关键问题，如谏父一事是否属实，是否佯狂，是否患有“心疾”，“心疾”为何种疾病等，学界并没有做过彻底地考索。本文力图透过官方史籍与民间笔记的记载，剥开长期以来覆盖在杨凝式身上的层层形象，以期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一 谏父

《资治通鉴》记载杨凝式在父亲杨涉被选为押宝使，要将唐朝皇帝的玺印送于朱温时，义正辞严地劝说父亲：

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³。

后世常用这段记载来盛赞杨凝式之气节。与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负责唐史兼及五代史部分的范祖禹，在其著《唐鉴》中，也收录杨凝式谏父这条内容，其文字与《资治通鉴》完全相同，后面有他的评论：

自古易姓之际，必有仗节死义之臣忠于本朝，故贼臣惮焉。唐之亡也，其宰相皆奸险趋利，卖国与盗，惟以倾覆宗社。士之立于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玺绶与人，而不以为不可，劝进贼庭而不以为羞。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骇，以为狂惑不祥之人矣。岂其贤人君子遭世之乱，而隐伏不见欤？抑其累世之君，不能养其风俗，而无礼义廉耻之习欤？何三百年之天下而无一忠义之士扶持之也？人君岂可不养士之廉耻以重其国哉⁴！

《资治通鉴》采用这条内容，虽没有像范祖禹在《唐鉴》中那样鲜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收录本身

1 因杨凝式是书法史上重要人物，学者多从书法角度对其探讨，此处仅列举最为相关文章。台静农：《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原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此据《台静农论文集》，第331～36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刘涛：《“散僧入圣”的“杨疯子”》，《文史知识》1996年第3期，后以《散僧入圣“杨疯子”》为题收入氏著《书法谈丛》，第196～206页，中华书局，2012年。个别文字稍有改变，此据后者。霍宏伟、刘连香：《五代书法家杨凝式史迹考》，《河南书法论文集》（二），第379～390页，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萧风：《欲糜好爵 终遁尘外——杨凝式在清泰年间的人生境遇》，《书法》2013年第3期。

2 石田肇：《杨凝式小考》，《书论》19，第141～154页，1981年。此据刘艺译《杨凝式小考》，载《书法研究》1986年第3期，后收入《书苑徘徊：刘艺书法图文选集》，第97～103页，青岛出版社，1997年。

3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条，第8671页，中华书局，1956年。这一段话后有胡三省有疑问：“杨涉之相也，知必为凝式之累；今乃骇凝式之言，何邪？”

4 范祖禹：《唐鉴》，第345、3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宋刻本。

就是对这种气节的肯定。姜鹏先生曾指出“司马光对于史料的剪裁、取舍，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他本人的思想立场，而这一立场又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语境紧密相连”，“司马光现实的政治立场，构成了《资治通鉴》文本的外在语境”¹。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卷一六“杨涉父子”条中引用《资治通鉴》杨家父子的对话，继而评论：

此一杨涉也，方其且相，则对其子有不幸之语，及持国宝与逆贼，则骇其子劝止之请，一何前后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惩白马之祸，丧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亦甚矣。凝式病其父失节，托于心疾，历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贤乎哉²！

洪迈的爱憎已很明显。到了考据盛行的清人那里，学人开始对杨凝式规谏其父的这一说法进行考察。赵翼《陔馀丛考》卷一三《五代史》引用了杨凝式谏父的记载并以为“此事《唐书》虽不载，而《资治通鉴》载之甚详，则应是宋初共见共闻之事”³。然司马光、范祖禹时代距杨凝式谏父之时已过百年，而共闻之事是否为信史，也很难确定。

杨凝式谏父的记载不见于两《唐书》、两《五代史》。《通鉴》此条《考异》引陶岳《五代史补》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时谓之‘风子’，并引《周世宗实录》中《杨凝式传》证《五代史补》“即日佯狂”之误⁴。考陶岳《五代史补》，详细记载了这段事情的经过：

杨凝式父涉，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当送传国玺。时凝式方冠，谏曰：“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其宜辞免之。”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使人来探访群议，缙绅之士，及祸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骇曰：“汝灭吾族！”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也⁵。

通过上引《通鉴》与《五代史补》内容之对比，可以确定《通鉴》此条的来源或者为《五代史补》⁶，或者两者同源，都来自当时流传的笔记。张昞侯先生《通鉴学》一书，在考察《资治通鉴》引用史料时，单列小说⁷一项列举《通鉴考异》所引《松窗小录》《北梦琐言》等笔记，并云：“唐人小说中，常有臆揣时政，

1 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2 《容斋三笔》卷一六，见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第622页，中华书局，2005年。

3 赵翼：《陔馀丛考》卷一三《五代史》，第227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4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条考异，第8671页。

5 陶岳：《五代史补》卷一，《五代史书汇编（伍）》，第2476～2477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

6 关于《五代史补》，《四库全书》将其列入“杂史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尚多阙略，因取诸国窃据，累朝创业事迹，编次成书，以补所未及。……此书虽颇近小说，然叙事首尾详具，率得其实。故欧阳修《新五代史》、司马光《资治通鉴》多采用之。”（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一，第141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古人常将笔记纳入小说的范畴，见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第5～15页，中华书局，2009年。

浅妄不根，而书林流播，俨同实事。”又讲到“此等记载，在温公最见抉别之长”¹。纵使温公在笔记小说的取材上能够选择得当，然而他的思想主张使他又会做出“以其补世教而取之”²的史事取舍。《资治通鉴》采用此条记载，意在表彰杨凝式的气节，借以表明温公忠君不二的观念。

这段记载又见于南宋张世南的《游宦纪闻》。《游宦纪闻》转录北宋黄伯思家藏杨凝式《年谱》《家谱》《传》《赞》³。《年谱》载：“唐天佑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谏其父唐相涉，宜辞押宝使。”⁴《传》云：“朱全忠篡唐，涉当送传国宝，凝式谏曰：‘尊为宰相，而国至此，不为无过。乃更持天子印绶与人，虽保富贵，如千载史笔何！’”⁵《赞》曰：“而凝式乃能谏父，以千载史笔为耻。”⁶如此之类谏父的记载，均与《五代史补》如出一辙⁷。而其他《年谱》《家谱》《赞》中所载内容，或者见于《旧五代史·杨凝式传》⁸，或者见于宋人笔记《五代史补》《洛阳搢绅旧闻记》⁹。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资治通鉴》载杨凝式谏父之事较详细乃引五代笔记来达到标榜杨氏气节这一目的。此事为以春秋笔法褒贬善恶的欧阳修《新五代史》不载，自宋代以来就引起人们的疑惑。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作于两宋之季，袁文的《瓮牖闲评》卷二有云：

唐之亡也，杨涉为押国宝使，其子凝式，时见直史馆，谓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罪。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难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云：“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夫凝式出此言，亦可谓贤矣，不得谓唐季之无人也。为史者自当表而出之，使其忠诚少见于后世，而欧阳公作《五代史》，略不为一言，何哉？若谓无此事耶，今《资治通鉴》载之为甚详。此余之所不可晓者。而《五代史》又云：“凝式历事梁唐晋汉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阳。”谓凝式有心疾，亦非也。凝式当离乱之时，姑托此以全身远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劝父涉辞押国玺使之命乎¹⁰！

袁文困惑于《通鉴》载杨凝式谏父一事甚详，而《新五代史》为何不载，并且认为杨凝式没有心疾，推测所谓心疾只是托词的借口，否则就不会做出谏父的举动了。首先，《资治通鉴》所载详细，笔者已经找出其记载的史源取自北宋人的笔记小说。而《新五代史》为何不载呢？清人赵翼认为“此事《唐书》虽不载，而《资治通鉴》载之甚详，则应是宋初共见共闻之事。乃欧史绝不叙及，亦未免意存回护”¹¹。并且由此认为“《五

1 张昉侯：《通鉴学》，第6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张昉侯：《通鉴学》，第62页。

3 张世南撰、张茂鹏点校：《游宦纪闻》卷一〇，第86～90页，中华书局，1981年。

4 《游宦纪闻》卷一〇，第86页。

5 《游宦纪闻》卷一〇，第88页。

6 《游宦纪闻》卷一〇，第90页。

7 《游宦纪闻》卷一〇，第88页。

8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杨凝式传》，第1682～1685页，中华书局，1976年。

9 《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五代史书汇编》（肆），第2389～2391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

10 袁文著，李伟国点校：《瓮牖闲评》，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1 赵翼：《陔馀丛考》卷一三“五代史”，第227页。

代史》亦多有可议者”¹。可见赵翼认为欧阳修不载实乃刻意回护，并以此来非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首先需要辨别的是，欧阳修在刻意回护还是未看到杨凝式谏父的记载。欧阳修曾在其《笔说》一卷中提到“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²。且《新五代史》文中已引用最早记载杨凝式谏父一事的《五代史补》，那么欧阳修作《新五代史》之时肯定知悉此事，这点当是毫无疑问的。诚如赵翼所言欧公“意存回护”，那么他回护的是什么？这么一个能够彰显杨凝式铮铮气节并能与其父杨涉形成鲜明对比的事迹，着意褒贬的欧阳公怎会遗漏呢？把象征大唐国祚的玺印交到朱梁的唐臣杨涉等六人，被欧阳公列入《唐六臣传》中并云：“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狡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³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贬斥。而欧阳公所撰杨涉事，采用的是《旧唐书》《旧五代史》中的记载，并未采用《五代史补》中杨凝式谏父一事的记载。虽然学界的基本定论是欧阳公在修撰《新五代史》时候采用春秋笔法，鲜明褒贬，采用了部分《旧五代史》所未看到的五代的笔记小说⁴。《唐六臣传》所记载的张文蔚、杨涉、张策、赵光逢、薛贻矩、苏循等人，虽然欧阳修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感情，但在相关史实上还是沿用了《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不取杨凝式劝父的记载，而自己笔记中加以评论，或许正说明修史与属文的区别。

清人叶廷琯《吹网录》卷一《旧五代史杨凝式传注证》指出：

杨凝式为五代间人，生平最著者谏父涉为押宝使事。乃欧阳公撰史不为立传，但附其父传末只三十余字⁵。

夷考凝式生平，以唐世家子弟，仕历五代。其始之谏父押宝，盖不过欲借高论以取名，初非发于中，有定守，故一闻父语，即惧祸佯狂。迨意气既摧，旋亦屈身梁室。其后屡托心疾，谅亦有所趋避而然。而又不能决意簪珥，洁身高蹈，乃复时免时起，直至衰耄垂尽而后已，其风节较之司空表圣、韩致光不逮远甚。《游宦纪闻》载其传赞云：“智足全生，吏隐如愚”，庶几近之。竟许以节义风烈，则未免溢美矣。又凝式一工书见称，世南乃与颜鲁公并推亦为过当也。洪迈《容斋三笔》称凝式病其父失节，托于心疾，历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诈之为贤。盖未见其年谱、家谱而云然，然薛史传文不应亦未见也⁶。

叶廷琯认为谏父押宝事是杨凝式“欲借高论以取名”，后人称赞其“节义风烈”是溢美之词。而洪迈推崇他是因为未看到《游宦纪闻》这些记载。前引洪迈《容斋三笔》，认为杨涉初当宰相时恐连累其子，后来却害怕其子劝止前后矛盾，并解释是由于朱温杀唐臣恐惧所致⁷。虽然叶廷琯依然认为杨凝式是佯狂，但指出了

1 赵翼：《陔馀丛考》卷一三“五代史”，第227页。

2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二九《笔说》“世人作肥字说”条，第1970页，中华书局，2001年。

3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第3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4 见柴德康：《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曹家齐：《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新论》等文章，见向燕南、李峰主编：《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研究》，第50～58、90～10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5 叶廷琯撰，黄永年点校：《吹网录鸥陂渔话》，第1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6 叶廷琯：《吹网录》，第19页。

7 《容斋三笔》卷一六，见《容斋随笔》，第622页。

后人对杨的溢美。

又，清人姚莹在听闻友人徐璈有意增补《五代史》时，曾去函《与徐六襄论五代史书》：

尝阅袁文《瓮牖闲评》有议欧史二条，其一云：《资治通鉴》载唐之亡也，杨涉为押国玺使，其子凝式谓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使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罪。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涉大骇。夫凝式能出此言，可谓贤矣。而欧五代史不之及，何哉？莹谓文之言，非也。凝式既知非义，乃不能强谏，其必从，卒亦依违，历仕五代，徒以心疾致仕，出处之迹如此，何以责善于父，文乃强为之说，曰：彼姑托此以全身远害而已，非心疾也。夫苟欲图远害，则于押玺使何诛？且不全身于唐亡送玺之时，反欲远害。于历事五代之后，此何义乎？一时之言，不能自践存之，适见乖戾，欧公削之当矣¹。

姚莹的看法有助于解开宋人以来的疑惑，他注意到有关杨凝式的记载前后矛盾，即先是规劝其父，后来又仕于五代。而后人为解开这种疑惑，一厢情愿地臆造出佯狂不仕的形象。姚莹指出这是后人的臆造，故欧阳修不采用。

行文至此，大概理清了《资治通鉴》、《新五代史》的取舍不同，造成从宋代以来人们的疑惑。对此，清代学人试图回答这一问题。赵翼迷信《资治通鉴》记事之真实而批评欧阳修，叶廷琯指出后人之溢美，另有姚莹针对前后史料存在的矛盾指出这是后人的主观臆造，可谓一语中的。司马光《资治通鉴》采用当时流传笔记小说中杨凝式谏父这样的内容，更多考量是为了褒扬杨凝式忠于唐朝的气节。

其实，杨凝式劝谏其父要有气节、忠于唐朝以及“佯狂不仕”等说法也是到了宋代受到正统观念等影响才普遍产生。名声在杨凝式之上的冯道，其仕途经历与杨氏颇为类似，也是从唐入仕五代。时人评价颇好，但到了宋代欧阳修、司马光那里，开始批其不忠。赵翼早已指出当时人不会把这看作不忠“当时风气，绝无以更事数姓为非者”²。王赓武先生《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一文指出要从整个五代的历史时代来看冯道的所为，进一步揭示：“宋代写《冯道传》的人把他们持有的儒家对朝代一脉相承的看法用到五代史上去了。……而在宋代的新儒家的规范之内，他的作为显然是无法宽宥的，甚至是可憎的。”³冯道在当时并没有受到社会唾骂，至北宋建立，要用正统思想去评价历史人物时才会在司马光、欧阳修的笔下成为没有节义之人。而杨凝式后来流传的笔记中之所以要塑造他“佯狂不仕”的形象，恐怕是因为其书法的精妙，使得后人不得不编造一个“佯狂不仕”的理由来美化这位卓越的书家。

至于进行这种编造的理由，或可溯源于当时书画品评时所盛行的“书品即人品”、“画品即人品”的理念。正如欧阳修所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人们对那些艺术才华卓越，

1 姚莹：《东溟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影印同治六年中复堂全集本，第397页。

2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二“张全义冯道”条，第487页，中华书局，1984年。

3 Wang Gungwu, "Feng Tao: 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23 ~ 145. 此据《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王赓武自选集》，第12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4 《欧阳修全集》卷一二九《笔说》“世人作肥字说”条，第1970页。

但人生际遇坎坷、复杂的人总是报以深深的同情。以至于找出种种理由来为他们那些在后人看来不嘉的品行开释，或托词于社会、体制的黑暗，或彰显其痴狂的形象。

二 “心疾”考

以上通过层层追索，算是清晰地看到杨凝式谏父这层高大的形象是如何构筑起来并被宋人积极塑造。无论是官方史籍还是笔记中，都提到杨凝式有“心疾”或“假托心疾”一事。那么杨凝式是否患有“心疾”，若确有其病，是何种病症。下文就这些问题试做回答。

有关他患“心疾”的记载，《旧五代史·杨凝式传》叙述如下：

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诰。寻以心疾罢去，改给事中、史馆修撰，判馆事。明宗即位，拜中书舍人，复以心疾不朝而罢。长兴中，历右常侍、工、户部二侍郎。以旧恙免，改秘书监。清泰初，迁兵部侍郎。唐末帝按兵于怀覃，凝式在扈从之列，颇以心恙喧哗于军砦，末帝以其才名，优容之，诏遣归洛¹。

今存《旧五代史》为清人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标明出自《永乐大典》卷六五二，可以确定今《旧五代史》里的《杨凝式传》为薛居正《旧五代史》原文。《新五代史》载他“历事梁、唐、晋、汉、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阳”²。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条《考异》云：“《周世宗实录》凝式本传，仕梁未尝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诰，始以心疾罢。明宗时及清泰帝末，俱以心恙罢官。”³从《考异》记载内容来看，《旧五代史·杨凝式传》的史料来源自《周太宗实录》中《杨凝式传》。

又《册府元龟》卷四一《帝王部·宽恕》载：“末帝清泰元年，杨凝式为兵部侍郎，帝按兵于怀覃，凝式在扈从之列。颇以心恙，喧哗于军砦。帝以其才名，优容之，诏遣归洛。”⁴这里与其他“心疾”记载稍有不同，记为“心恙”。

以上官修史籍中，均提到他有“心疾”。而笔记小说中也屡屡提到“心疾”一事。《游宦纪闻》所录《杨凝式传》：“长兴中，历右散骑常侍，工、礼、户三侍郎，后以疾免，改秘书监。清泰初，迁兵部侍郎，复以疾归洛。”⁵这里的疾，虽未明说，但从其他相关记载来看即是“心疾”。

以上种种记载来看，均提到他患“心疾”或“心恙”。“心恙”，按《说文解字》恙，“忧也，从心”⁶。“心恙”

1 《旧五代史》卷一二八《杨凝式传》，第1683页。

2 《新五代史》卷三五《杨涉附杨凝式传》，第377页。

3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条考异，第8671页。

4 《册府元龟》卷四一《帝王部·宽恕》，第445页，凤凰出版社，2006年。

5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一〇，第88页，中华书局，1981年。

6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第222页上，中华书局，2013年。

即指“心疾”。那何为“心疾”？从“心疾”两字本意来看，《说文解字》载：“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凡心之属皆从心。”¹疾，“病也”²。心疾，顾名思义，与心有关的疾病。《汉语大词典》中对“心疾”的释义与本文讨论内容相关的有两条：

其一，劳思、忧愤等引起的疾病。春秋秦医和所谓六疾之一。亦指心脏病。《左传·昭公元年》：“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杜预注：“思虑烦多，劳成心疾。”《左传·襄公三年》：“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预注：“忧患故成心疾。”《韩非子·十过》：“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清钱泳《履园丛话·科第·元》：“后以雷同并黜，潘大恚，遂成心疾。”

其二，精神病。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初，刘辟有心疾，人自外至，辄如吞噬之状。”清徐瑶《太恨生传》：“自是益不自聊，或竟日枯坐，或辄夜悲歌，积久遂成心疾。”³

从以上“心疾”的具体表现来看，它既可以指心脏病又可是精神疾病。现代中医也认为“心的阴阳气血是心进行生理活动的基础。心气心阳主要推动血液运行，心阴心血则可濡养心神。心的病理表现主要是血脉运行的障碍和情志思维活动的异常”⁴。

近代医学家余云岫著《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其中《左传病疏》中对“心疾”也作了探讨：

昭二十一年传：“王以心疾死乎？”二十二年传：“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岩按传言夏四月，王田北山，经言四月乙丑天王崩，是田而即崩也。上文昭元年传：“明淫心疾，”杜以为“思虑烦多，心劳生疾”则是神经衰弱之类也。然精神衰弱，未有急死，今王死速，非神经衰弱所能说明也，上文襄三年传：“子重病之，遂遇心病而卒，”其死亦速。盖别有致死之病，而适值忧恚烦劳为之诱因，遂以为心疾也⁵？

虽然余氏未意识到“心疾”是几种疾病的通称，但指出“思虑烦多”则是神经衰弱等病症，此点对笔者有关杨凝式“心疾”的认识颇有启发意义。

那么杨凝式的“心疾”具体是哪种疾病呢？从前引《册府元龟》载唐末帝清泰元年，杨凝式陪同皇帝亲征“颇以心恙，喧哗于军砦”来看，显然不是需要静养的心脏病，而只能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又《游宦纪闻》转录《杨凝式传》记载了几件所谓杨凝式“佯狂之迹甚著”的趣事。此事又见于《洛阳搢绅旧闻记》，文字稍有不同⁶。

其一，

卜第于尹京之侧，遇入府，前舆后马，犹以为迟，乃杖策徒行，市人随笑之。

1 《说文解字》，第216页下。

2 《说文解字》，第151页上。

3 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第2版，第7卷上，第38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4 《中医内科学》，第131页，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年。

5 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第359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

6 《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五代史书汇编》（肆），第86页。

其二，

尝迫冬，家人未挟纩，会有故人过洛，赠以绵五十两、绢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袜以施崇德、普明两式饭僧。其家虽号寒啼饥，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闻其事，乃自制衣，给米遗之，凝式笑谓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见矜也。”

其三，

每旦，起将出，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且广爱。”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乃曰：“姑游西壁。”闻者拊掌¹。

著者把这些事情作为杨凝式“佯狂”的事迹记载，是由于他的举动异于常人。唐五代人笔记中有很多谐谑的故事²，这些“游心寓目”的趣事的真实性也颇值得怀疑。然这些故事或从侧面能够说明在跟从皇帝亲征时大声喧哗，又有如此不同常人的行为做法，他的精神方面极有可能有问题。“现代的精神医学尚未成立之前，精神异常者和正常人并未有清楚的界定标准，我们不妨如是说：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便是‘正常’，反之，则为‘异常’。”³杨凝式的这些异常行为正是患“心疾”后的表现，说明其“心疾”极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疾病。

但又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假托心疾或是佯狂。《五代史补》云“即日遂佯狂”⁴；《洛阳搢绅旧闻记》载“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秽”⁵；《游宦纪闻》说“凝式自此遂佯狂”⁶；洪迈《容斋三笔》“杨涉父子”条云“凝式病其父失节，托于心疾，历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贤乎哉”⁷。然追溯这种说法，始自《五代史补》，正史《杨凝式传》中并无记载。而且《通鉴考异》引《周世宗实录》之《杨凝式传》已经指出“仕梁未尝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诰，始以心疾罢”⁸，并不取《五代史补》所云自劝父当押宝使后便佯狂的记录。笔者已经指出这种记载，来自宋人正统观念下的美化。

至于杨凝式得病原因，在唐末五代政治的多变期，经常性的惶恐、忧虑当为诱发因素之一。杨凝式是杨收的后人，杨收一族“可谓唐末五代间之世家也”，“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⁹。杨凝式父杨涉虽“谦退善处，竟以令终”¹⁰，在如此局势下，杨凝式恐惧、忧虑也是理所当然。而时人由于精神疾病知识的缺乏，把杨凝式

1 《游宦纪闻》卷一〇，第89页。

2 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第39～42页。

3 杨宇勋：《降妖与幽禁——宋人对精神病患的处置》，《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1期。

4 《五代史补》卷一，第2477页。

5 《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第2389页。

6 《游宦纪闻》卷一〇，第86页。

7 《容斋三笔》卷一六，见《容斋随笔》，第622页。

8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条考异，第8671页。

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第28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0 《旧唐书》卷一七七《杨收附杨涉传》，第4601页。

这种时而正常时而异常的表现记载为“佯狂”。追溯他最早出现“心疾”是在后唐时。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已经指出仕唐前未有心疾。而“唐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诰。寻以心疾罢去，改给事中、史馆修撰，判馆事”¹。这是杨凝式首次得“心疾”。自后，屡次发作，罢官。又《宋史·李瀚传》载：“后唐长兴初，吴越王钱鏐卒，诏兵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令瀚代草，凡万余言，文采迢丽，时辈称之。”²至于为何让李瀚代草的原因没说，但从后唐同光年间得心疾后，整个后唐期间屡有发作，钱俶卒时正是杨凝式屡次发病的时期，很有可能是因为旧病复发而不能撰写墓志。清泰三年五月，先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又契丹南下，与张敬达战于太原，唐兵受挫，末帝亲征，杨凝式在扈从之列。而此时，面对不确定的战争形势，他心疾复发“颇以心恙喧哗于军砦”，以往的研究一直强调杨凝式在装疯³，依常识试想一下，在皇帝已经焦头烂额亲征的时候，身为兵部侍郎的侍从之臣却在装疯，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难以做出的行为。而皇帝之所以不杀他，应是对杨凝式之前多次发疯的事迹有所耳闻，故而宽恕他。

今人普遍认为若杨凝式患有精神疾病为真，则不可能有诗文、书法作品以及撰写他人墓志铭等正常人的活动。台静农先生《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引《五代史补》、《瓮牖闲评》内容，认为“杨氏父子所以骇恐佯狂，皆由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为保家保身，不得不如此尔”⁴；“以常理测之，凝式于唐亡之后，身随此攘彼夺的政权打转，如果真是疯癫，单凭才望门第，未必能再三罢免而又再再起复。观其书法境界之高，又偶尔写写打油诗讽刺其同时的官僚，皆不像疯子的行径”⁵；“如果说真个患了疯症，则神智散漫，决不可能有他那样书法艺术的成就，以至影响有宋一代诸大书家”⁶。又目前已出土杨凝式撰写的墓志三方⁷，研究者也认为“虽然张继升墓志撰写时间为杨凝式‘疯’后数年，从志文上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疯的迹象。……他疯与不疯完全取决于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物的需要，也是他佯狂的直接见证”⁸。实际上，这是由于常人对精神疾病的误解而造成的错误印象。精神疾病有多种，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失去日常生活的能力与理性思维。即便一个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令患者身心痛苦，但不一定丧失一些理性行为。杨凝式在长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下，患上精神疾病，出现了异常行为，因时人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不足误以为他是佯狂，而后人由于倾慕其才华，并且认为精神疾病者不会有超越常人的书法流传于世，否认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可能性。

1 《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条考异，第8671页。

2 《宋史》卷二六二《李瀚附李瀚传》，第9062页，中华书局，1977年。

3 如刘涛：《散僧入圣“杨疯子”》，《书法谈丛》，第196页：“所谓‘风’（通疯），通常指精神失常，行为失态。而杨凝式的‘风’，确切地说，是装疯卖傻的‘佯狂’，是要出障人耳目的小伎俩。对于正常人，装疯是应付突发事情的下策，情急之下的迫不得已。”霍宏伟、刘连香《五代书法家杨凝式史迹考》，《河南书法论文集》（二），第388、389页：“事实上，杨凝式非真疯而佯狂，这是他面对五代时局动荡所采取的逃避和保护之策，真正做到大隐隐于朝”。

4 台静农：《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第333页。

5 台静农：《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第334页。

6 台静农：《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第335页。

7 分别是《张季澄墓志》（录文见李献奇、张钦波：《五代后唐张继业、季澄父子墓志浅考》，收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河洛文明论文集》，第437～44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李德休墓志》（李春敏：《五代后唐杨凝式撰〈李德休墓志〉考释》收入洛阳市文物局编：《耕耘论丛（一）》，第171～174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张继升墓志》（刘连香：《后晋张继升墓志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8 刘连香：《后晋张继升墓志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三 小结

杨凝式作为仕于多朝的士人，在正史中有传，又因其为五代闻人，长于书法，笔记中又留下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其生平最显著事迹莫过于规劝其父辞任押宝使一事。而通过层层考索，笔者认为这种忠君的形象更多的是宋人的一厢情愿。《资治通鉴》采用《五代史补》中当时社会流传的杨凝式谏父的传闻，使得后人更加相信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对于后代的学者或文人来说，时间的不可追还与距离的难以企及是塑造忠臣形象天然的培养皿，它帮助人们按照自己的要求凸显或建构功臣卓尔不群的品性。”¹ 现代学人受《资治通鉴》以及五代、宋人笔记中对杨凝式形象层层构建的影响以及对艺术品评理念的执着，更多地相信杨凝式装疯。学术研究当“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²。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也在思考，如果史料本身有明显的抵牾或不合常理之处，那么据此记载而得出的结论，如杨凝式谏父、佯狂等，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附记：此文完成后，曾作为综合考试文章提交考试委员会，感谢各位老师的批评指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2012级博士生]

1 此话是李碧妍在讨论安史之乱死守河南的张巡时的总结，笔者以为这段话契合本文所讨论的杨凝式。（李碧妍：《危机有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6页，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19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